

魏麟編著

土地政策研究

人民世紀社印行

土地政策研究

魏麟編著

仲樞

· 南京中央大學 ·

人民世紀社印行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土地政策研究

魏 麟 編 著

發行者：人民世紀社

出版者：人民世紀社

定價金圓壹圓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售

總經理：和平書店

南京中山東路一六〇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日

答 辯（權作序言）

當我寫完了這本小冊子，即訪東方語專訓導長及其他教授，交換意見。在口頭上說明本書的原則方法與內容之後，他們說：這些原則我們都同意，而且是所理想的，只是爲着保證全部實現，達到改革土地關係的目的，必須補充進去幾個問題；就是，一、青年下鄉工作安全保障問題。二、村政權保障問題。三、農村生產安全保障問題。四、防止青年與工合不被利用變質問題。五、農村貸款怎樣使之直達農民之手。六、無業游民怎樣使之就範生產？七、改革土地能否滿足農民的需要？八、耕者有其田能否解決土地問題？九、解決土地問題能否消滅戰爭，消滅共產黨，對失去的心怎樣使之內向？

上列九項問題，經過一度討論之後，我想；九、八、七、五，四個問題，在本書內已經說明過了，這里不必再提。一、二、三三個問題可以併爲一個問題，四、六兩項，我認爲亦將不成問題。因爲，過去也就是現在的工合，其所以均爲中共所利用，一切經費變爲共黨宣傳費，那是因爲自己不用，外人自然要用，而且，這不是單純的利用問題，而是基本的制度問題，與是徹底爲誰謀利益的原則問題。過去的工合，雖爲中美所合辦，但是，他們徒具形式，高高在上，官僚主義。把「工合」的組織爲作「個人」分肥的機關，並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且，不懂組織運用的法則，單純的講求營業的利率，不被共產黨利用爲誰利用呢？在今後，如果土地改革實現了，社會制度亦將隨之改變，那時，一切工作均將爲己，沒有了操縱，不見自私自主義，人人均將維護自己的利益，何來共黨利用，而且共黨亦將不存在了，怎能再被利用呢？青年問題，我相信他們所追求的是真理正義，要求民主的權利，主要是希望人人

有飯吃，有工作，解決整個社會問題，決不是單獨要爲某一黨來幹，只要政府能真正解決土地問題，他們是不會而且更不願被共產黨來利用的。所以，我說青年問題與村合作社，在土地改革之後，亦將不成問題。

對於無業游民使之安心生產，我認爲這一個問題比較困難，因爲華倫先生說：由於戰爭的延長加速了農村的破壞，大批農民失業，離開土地流入城市，變成無業游民，日久時間養成流蕩思想與懶惰習慣，一旦回到農村，馬上恢復過去的生活方式，安心生產，其游離的觀念自然不易改變。是的，這是一大困難問題，馬上改變不易。但農民終究是農民，雖然離開了土地，暫時在城市中作了游民，生活方式稍有改變，然而基本觀念——農民的真實生活習慣與偉大的勞動傳統却絲毫未曾改變。所以，他們日夜夢想回家，不勝游蕩之苦，認爲賣土、耕牛，才能真正給他們幸福。而同時，這是生存問題，也是權利問題，就是說當土地改革實施之後，農民都應得到自己的耕田，佔有定量的土地，他們既沒有工作，不得吃飯，又夢想土地，遇到這樣的機會，怎肯放棄權利呢？自然爭取權利是一個問題，而安心生產，儘量利用土地，擴大生產又是另一問題。例如沒有耕具農具，缺乏耕牛籽粒，沒有住的吃的，不免發生困難問題，但是在本文中曾已說明，當分配土地之後，革命的政府自會利用清債，貸款勞動合作的方式，直接幫助農民解決種種困難，保證吃住或已不成問題，然而改造其游離思想，使之安心生產，返回純樸的農自然要依賴於教育。

關於第一、二、三項安全保障問題，當時我們會提到了人民武裝，改造地方武裝與建設革命的武裝問題，然而依靠武裝力量，保障農民的生產安全，保障工作人員與保障政權都是皮毛之舉，基本的不能

解決問題。而其唯一的辦法，必須依靠農民的偉大自覺力量。使其自己保護自己。也就是說當農村土地改革的時候由農村勞動統一戰線結合而成的偉大農村革命運動，必須普及於農村的每一角落深入每一基本農民羣衆，擴大號召，廣泛發動，要求農民覺悟起來，爲爭取自身的利益，而堅決聯合鬥爭到底；用偉大的人民的力量，打擊與鎮壓一切農村革命的反動份子，與背叛農民利益的少數勢力。這時農村勞動委員會，與政府所派工作人員，必須與地方革命政權，密切相配合，積極發動羣衆，保衛自己，對於農村改革的破壞者，與暗害者，堅決鬥爭，爭取教育。必要的時候則予以打擊。因此，當土地改革實現之後，農民的力量業經成長，其對自身的既得利益，是會而且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來打擊反動勢力保衛自己的。所以，農村安全生產，與農村政權工作人員保障問題，必須依靠農民的覺悟力量，不依賴武裝，也不成問題。

最後，我這本小冊子，並不代表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官方言論，只是以我個人的思索，而由自己所擬定，主要因爲每天沒有更多的事情，不願浪費時間。爲着學習增進自己。實際，我跳舞打牌都不會，一天到晚，我不讓筆尖磨擦紙面，消遣遊戲作什麼呢？

還有我說「答辯」實際不是答辯，而是因爲博生等先生的意見，祇是補充我的不足，促進我的發展，我們的討論，始終是在和諧一致的狀態下進行的，然而所以我說「答辯」只是順手寫來，權作序言，我們根本是沒有發生辯論的。至於內容的好壞與原則上的錯誤，那就需要先進賢達，不客氣的糾正指導了。

一九四八，九，九，於京郊。

目錄

答 辯（權作序言）

一 土地問題

二 政策決定

三 地權確定

四 調查登記

五 試定稅率

六 改革實施

七 保證條件

土地政策研究

目錄

土地政策研究 目錄

八 附帶問題

九 新式生活

十 未來意見

土地問題

爲着消滅當前的政治敵人，建設自由豐富的新中國，必須急劇的實行土地改革，以挽救農民，脫離貧困飢餓。三民主義的革命，已經走過了消滅封建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路，而實現「耕者有其田」中山先生的土地革命政策，正是目前再革命的特徵。

爲什麼把目前時代的革命叫做再革命呢？意思就是說；這個革命的對象，不僅只是政治上的敵人，而且，還有官僚主義，豪門資本，以及爲富不仁的大資產階級。但要打倒他們並不是說要廢除私有財產制，相反的正是保護並確定新的私有財產制。這一革命的設施，主要是變大私有制爲小私有制，其目的無非是爲現時代的三民主義，開闢與掃清前進的道路，預期得到革命的最低收穫。

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土地革命政策，主要目的是將土地，由大封建地主與各式各樣的剝削者手中奪取過來，轉讓給農民，變少數人的財富，爲大多數人的財富，讓貧苦農民從封建剝削者的手裏，與無理壓迫的土地關係下，解放出來，重新作人，並得獲救。且使農村的落後生產水準，進入到進步的現代生產水準，使之豐衣足食，各得所安。從而變更舊式的落後農業國家，爲新式的進步工業國家，躋入近代民主大國之林。因此，這一革命「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在原則上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不是漸近的改良主義，他不是小資產者的溫和主張，而是三民主義的基本方向。是一切民主人士與革命黨派的共同主張。其所不同的，過去是由少數人所把持，是由上而下的公式主義，命令主義，欺騙與蒙蔽，大多數農民並未真正覺悟，而今後是要求農民認清自己，解放自己，直視土地改革，爲其本身迫急不可等

待的生存問題。所以，我們提出再革命，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爭取農民的生存權利。

土地改革運動，在目前中國現政治狀況下，除了豪門資本與貪官污吏，和官僚主義者外，沒有一個不願徹底認真執行的。軍人希望解決土地問題，因為他們來自於田間，自身及其父母均為農民。學生希望解決土地問題，因為他們的家鄉大部是在農村，不解決土地問題，便不能維持其家庭生活，與其自身的學費問題。城市居民與民主資產者以及商人和民族工業家，他們也希望解決土地問題，因為，農村貧困消滅，便可源源供給大批食糧，農民購買力提高，便可開闢商品市場，物質流暢，物價自然降低，他們便可獲得大利。工廠的工人形式上雖然與土地無緣，但實際上中國的工人，大部份都出身於農民，他們的命運是和農村相聯繫的，土地問題不能改革，工人的革命運動便要孤立，缺乏同盟軍的援助，勢必失敗而不能勝利。在這之間，所有的工人、士兵、青年學生、工商代表、與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階級，他們的生存實質均繫於土地之上，土地不得合理解決，農村破產缺乏食糧，不能得到工業原料，他們勢將碾轉呻吟，停閉工廠，沒有吃的，均將陷於飢餓倒斃，不易達到繁榮的目的。

中國沒有獨立的農民黨，國民黨的「平均地權」土地革命政綱，雖然原理不錯，但是一直到現在仍未實現。而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是沒收土地；是搶奪暴力，二十年來反覆掙扎，亦未能實行。所以，均不能解決土地問題。而中國的農民們却日陷水火中，呻吟牢獄，疾困死亡，碾轉流離，得不到土地，反而失去了土地，所以，農村破產，生產降低，埋沒了龐大的生產力，這是頂不對的。而今後，我們為着解決整個人民的生活，解放農民，解放土地，勢必發動再革命，直接將改革土地任務担負起，直到澈

底解決人民生活，推進再革命運動走上徹底勝利。

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爲着發動全民抗戰，曾提出「二五」減租減息政策，想減輕農民負擔，調和農村矛盾，結果發動了農民，參加了抗戰，提高了生產的情緒。但是自從「二五」減租減息命令頒佈之後，各級地方政府因爲不了解減租減息的意義，却未真正實行。同時因爲種種困難原因，他們明明懂得，却也不肯執行，但是，我不明白中國的官吏爲什麼不肯認真做一點事呢？難道真是庸俗無能，像外國人所說：「中國人自私貪污」缺乏能力，或者反動保守落後頑固，不能真正執行進步的法令嗎？當然中國有中國的環境，個人有個人的困難和作風，外人能以實行的，我們不見得能以實行。但是，那些連「二五」減租減息的字樣，也不肯看，不敢聽，不敢講的人，難道也是客觀的限制與困難嗎？了然其中個舊，便曉得「二五」減租減息，所以不能實現的原因，以及中國革命不能成功的癥結在那裏了！無怪一般官僚主義者，對於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諱疾忌醫莫測其深」，「一字不明不感興趣」，甚或一提到土地改革，便視爲民族奸細，原來就是這種道理！

抗戰勝利之後，國內賢達人士，與國民黨進步黨員，曾提出後期革命，^{梁寒操先生}的「後期革命的號召」一書，便是其發願與代表理論。其中心目的，厥爲三民主義的實驗與繼續，以如過去的革命，黨外打倒共產黨，黨內消滅封建餘孽勢力。現在我們姑勿論其名爲「後期革命」與其含義是不是對，但能主張革命，我們便認爲是好的。然而，後期革命的號角吹之未久，不被實行，反而遭受冷眼打擊，因此，「後期革命」束之高擱，不便再提，而其所以棄置的原因，主要因爲有些自命不凡的革命家們，自謂三民主義革命已經勝利了，還要革什麼命？而且，談什麼前期後期，當然再革命勢必革掉自己。所以

、他們爲着保持既得的權力，必須給予新興的革命勢力以打擊。而現在，我們眼見國民黨高級領袖，召集國民黨員座談會，要想研究整肅黨務與革新政治問題，今日我們也姑且不論結果如何，但願當其閉幕之後，中國的政治能以變好，但要想革新政治，必先由「耕者有其田」土地問題作起，否則，捨本逐末對於當前局勢絲毫無濟。

還有，政協破裂之後，中國有一部份人曾主張革命三階段論，即將剿共軍事和民主政治與民生經濟，劃分爲三個階段，孤立起來，分別進行，互不相屬，互不聯系。換句話說，就是將剿共軍事與民主政治和民生經濟上下重疊，分爲第一、第二、第三三種順序，準備完成一樣，再幹一樣，不能同時並舉。把第一項任務完成之後，再作別的。這種說法，表面上似乎頗覺科學有理，實質是分割事權，不明白時代，不認識科學，不懂軍事、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工作效能，與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和抗戰時代的兩階段論者，一樣的錯誤，同爲機械主義。如果說在剿共時代，軍事第一，不應該談民主政治，那麼，剿共的力量由何發動？如果在軍事時期，不應該談民生經濟，那麼，龐大的軍費將由何出？一般的食糧與日用必需品又由何來呢？持這種論調的人，可能是年青幼稚，經驗不足，顯然是不了解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作用與關係。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將招致嚴重的惡果，其目的無非是幫助莫斯科政治早一日在亞洲勝利！

今日的政治局勢，正在急劇的崩潰中，而階級鬥爭與思想上的紛歧，亦正緊急擴大加速進行中爲挽救危亡，不僅應將經濟民主與政治自由放在第一位，而且應即全國一致實行。要知道沒有充裕的民主政治生活，沒有富足的民生經濟，單純的軍事，是打不敗共產黨的。此種事實，早在數年以前，已爲八年的抗戰，與北伐革命所證明，所以，我們主張勵行土地改革發動再革命。至於革命的理論根據，與

建設的步驟，我認爲不需要由書堆裏去尋找，只要一注意現實問題便已够了。

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曾製定抗戰建國綱領，在一切爲着抗戰，一切爲着抗日勝利的大目標下，曾團結了全國人民，統一各黨派各階級，終至降伏日寇，導致人民走上偉大抗戰勝利。而今日政府如能認真的實行改革土地關係，開放民主政權，重整民生經濟，使各階層各黨派系，均能參加政府工作，爲着澈底實現三民主義，共同奮鬥，便可達到再革命的初步目的。

現在有兩種勢力，正在或明或暗的尖銳鬥爭中，一是進步的民主勢力，主張實現「耕者有其田」解放農民，爭取三萬萬四千萬下層人民作戡亂建國的生力軍；藉以復活中國，組成革命的雄厚戰鬥體。一是反動的貪污無能政治集團，堅決反對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害怕農民起來反對自己，並且利用權勢，加重農民的剝削關係，企圖用敵人的勝利，鞏固其自身的權利。前者是光明再生的路線，爲革新運動的英雄們所欲爲，後者是自殺路線，是那般豪門資本與官僚主義者所要作的，而且正在加緊製作的。有種人動搖於兩者之間，一方面憫惜農民的淒苦，同情土地改革，一方面又怕波及自己的利益，對於土地改革有所懷疑，始終不肯放棄自私主義。這種人散佈於社會各個角落，口頭上講革命，實際上不幹，要求人家革命，自己蹲在後方投機取利。不革命反革命。這是革新運動的投機份子，是頂不好的。實質是充滿二重性的機會主義。

根據目前的社會現狀，不論是革命英雄，抑或豪門資本大腹賈人，以及官僚政客與其走狗，只要肯跳出溫暖的宮牆，到下層或農村中一般社會一看，便會認識自身的危亡與社會的危機，不寒而慄。然而，如果沒有當前的政治敵人，不是豪門資本與貪官污吏從中破壞擾亂，侵吞自肥，整個的農村社會，怎

麼會破壞這般地步呢？可是，官僚政客素志不改，而政治敵人卻恣意破壞，無知的小民，在這雙重的壓迫下，祇有忍受飢餓，以至於悲慘死亡了。所以，改革土地關係，在今日已成爲當前政治——挽救時局與改造社會的急迫問題！

中國是個生產落後的農業國家，有廣大的可耕土地，有過賸的勞動力，但是，由於官僚政治與豪門資本，以及封建地主的無情壓榨，致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捆縛土地之上，而無土地，他們勞苦終日得不到一飽，而戰爭的擴大與災荒時起，更迫使農民饑餓逃亡，困死四方，離開土地。我們同爲人類，社會爲什麼這樣不公平呢？

人類的行爲，主要是豪門富有者的人性，未免太殘忍太自私了，爲什麼他們飽食終日，無所事是安享富貴，而他們——農民士兵與工人卻奴隸牛馬，被人鞭笞自甘餓死呢？我們同爲黃帝的子孫，炎皇世胄，爲什麼這樣不公允不合理呢？他們官僚主義者與封建地主和豪門資本家們，爲什麼眼見工農和士兵死亡載道，爲自己流血流汗，終日不得一飽，甚至餓死，凍死，戰死於沙場；爲自己效死，一無所得，爲什麼他們豪、資、地主却沒有一點憫惻之心呢？莫非真的他們與他們是天生兩樣，一方應該享受，一方註定受苦，而且這同爲三民主義下的臣民不應一視同仁嗎？如果我們回憶一下先王的政治，或者觀察一下英美國家近代民主社會的設施，那麼，對於祖國的現政治狀態，以及社會現狀，便可不言而喻，明白應該怎樣去作，與應該去做什麼了！

然而，事實的慣例與社會現象，所表現於人的恰恰相反，所謂「爲富不仁」愈有錢的人愈不願多行方便，窮苦人反而達觀。因此，富有者爲着積蓄更多金錢，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儘情剝削，而窮苦人甘被

榨取似乎祇有怨言。但是我們不明白金錢，對於一個人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死後兩手是空的。那由剝削與壓榨而來的黃金美鈔，總不能帶進棺柩中去。所謂「陰曹地府」罪惡的牢獄，才真正是專門為豪門富有而設的，進去之後鐵烙剝皮嗜盡人間之苦，再無人間的榨取權利。然而同樣我們不能明白，那般貪官污吏和豪門自私主義者，他們明知地獄苦刑難忍，為什麼不生前將所有的土地與金錢，均分給貧民而贖罪呢？我說豪門資本家與官僚主義者太聰明，也未免太過於愚蠢了，因為，他們甯肯生前讓人受罪，死後自己遭殃，却終於不願覺悟，至死要作守財奴，好使子子孫孫為他們蒙羞！

豪門資本家與官僚主義自私貪污者，他們是講究現實主義的，寧死地獄，不願生前做點善舉，直到再革命爆發之後，讓刀光加於其脖頸之上，而且感覺心中發涼，那時所謂「保錢不能留命，留命不能保錢」悔之已晚。然而，豪門資本與僚自私主義者，他們因榨取斂聚而來的金錢，竟是不肯輕易授人的，必須用革命的力量奪取，逼迫使之放棄。在正義的審判下，不願意也願意。所謂「善財難捨」，何況是金光閃射的財寶，與大塊大塊的肥美土地？而農民——這工人學生，兵士的前身，他們滴汗入土，供給全國吃的，沒有他們在下為基礎，一切社會的事業與建國的工作，均將是空的。所以，中國的農民問題，決不容當局忽視，要爭取他們參加統一和平建國工作，勢必予之解決土地問題。

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解決土地問題，決不能口頭說說了事，而且也不允許說說了之，必須實在去作，就是說：政府不應像過去樣，今日頒佈一個土地改革方案，明天擬訂一種改革土地實施計劃，而結果，命令儘管是命令，計劃儘管是計劃，計劃來去，依然是不兌現的空頭許諾。而今後——要知道，今日的農民決不像過去那樣，他們已然覺悟，明白到什麼事什麼人才應該擁護，對於命令口號與空

頭計劃，無論如何美意動聽，農民再不甘願被欺。那一面不兌現的欺人自欺的三棱鏡，久經被人揭穿，必要的時候，農民曉得自己應該怎樣去幹，他們爲着維持生存，是會起來爭取自身的利益，推翻統治階級取而代之的。因此，今日的時代的趨勢，逼迫現實進行改革，不論統治者與豪門資本家，怎樣把持自私願意不願意，到時候不改革也是不可能的，這是時代的力量，任何人阻擋不了的。然而，官僚主義與豪門資本家們，既已知道大勢所趨，爲什麼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如果他們肯於自動放棄權利，那麼自可避免一切紛擾，再革命的行程便可縮短了。

總之，土地改革是中國現社會革命的當前問題，也是基本問題，是再革命大時代中主要任務之一。中國的未來能否獨立存在，端在目前能否實現土地改革問題。如果官僚主義與官僚制度，桎梏着中國社會的進步，那麼中國的前途勢必然走上瘋狂的破壞主義。如果中國國民黨和政府肯於領導中國人民急劇改革土地，那麼，擺在面前的即爲光明遠大而美化的坦途，即爲輝煌的三民主義的勝利。同樣的一個主義和一個政黨能否成功，主要視其政綱政策與其崇高的理想，能否真正實行。那些專以革命的旗幟作掩護，欺騙一時，僥倖成功的，雖然它奪取並且建立了政權，但卻終於不免被推翻。然而，真正爲着理想的主義與正義而作戰的，雖經挫折，屢戰不敗終必獲致最後勝利達到目的。這是萬試而不爽的。要知道，打倒人的亦易被人所打倒；被推翻的還可站起來。只要堅持真理實現主義，並能真正滿足人民的需要，自可求得真正勝利。相反的，那些滿足於一時所得，並將形式上的收獲爲勝利，或者專以欺騙狡詐爲武器而騙取人民的，一旦失敗便將永遠爬不起來，真理的一方終必勝利。

政策決定

中國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當其創造三民主義，發動中國國民革命之時，便手訂出「平均地權」革命的土政策，擬能實現「耕者有其田」民生主義，以解放農民，並解決整個中國社會問題。這就說明中山先生認清了中國社會的革命特質，具有偉大的政治遠見。但是，北伐革命成功之後，由於人為的障礙，與客觀的種種困難，致廿年來此一政策「耕者有其田」始終未能實現。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國民政府雖然頒佈了「二五」減租減息的法令，部份地區或則也曾實行，團結了農民，積極支持抗戰。然而，許多地方政府，因為不了解土地改革的重要性，所以陽奉陰違，或者把「二五」減租減息當作一種俱文來看，既不響應政府的號召，又不推動下層實行，故意置之不理。有的雖然轉達了「二五」減租減息的命令，表面減租減息，實際不減，並且利用「二五」減租減息的名義，加重人民的負擔，甚至強徵暴斂，引起人民的反感。所以，「二五」減租減息，在整個國家內，均未能認真執行。因而，減低了農民的抗戰情緒，也降低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致組織力量與抗戰的威力并未達到最高峯。這是極端錯誤的，不對的，是極需澈底糾正的重大問題。而今後，抗日戰的難關，雖已渡過，但又進入剿共的艱困階段，如果不能校正，未來的禍患勢必無窮。

因此，今日的時局，所要求於政府的，是改革政治實現政治的民主與經濟的民主，改革土地關係，實現「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安定社會秩序積極的提高生產。對前方軍事與後方人民的食糧和工業原料，大量的供應，源源不斷。事實上飢餓的農民，在今日已披瀝肝膽，賣出自身的血汗，然而，盃水車